八十后诗选·二

春树·主编
小虚
果酱

SINO.
UNPO
124
2
2003

SINOL
UNPO
124
2 2003

八十后 诗选 2

春树 果小 酱虚

主编

拾穗人 排版

目录

诗歌部分目录

AT	闪烁（9）	7
NUDE	你错了（8）	12
王兮兮	临池的想法（8）	16
果酱	坏血（13）	20
黎幺	幸福（9）	26
肉肉惶惶	张树和张叶在一起（5）	32
COLY	真实的另一边（2）	36
阿斐	中午（6）	37
艾蒿	深夜读书（6）	41
陈小四	无尽天安门（6）	44
三米	香奈尔（4）	48
臭	清明时节（5）	51
春树	坏头脑的红色少年在奔跑（19）	54
但影	画面（1）	64
东升	午睡（2）	65
艾蔻泪了	非（1）	66
管路	那一年（2）	67
鬼鬼	过了这座桥就有饭吃了（8）	69
裹诗布	水（3）	73
黄晓强	小（1）	74
积木	路灯一直熄着（2）	75

目录

健崔	哪吒传说（1）	76
离	很舒服（4）	77
李异	沉默之猫（4）	79
六回	蝴蝶与铁轨（10）	82
马各	梨花带雨（5）	87
莫小邪	大钟寺的钟声（4）	90
木桦	暗流（3）	93
人面鱼	渴望（3）	95
什么什么	一个人去翠湖（6）	97
图15	往回走（3）	101
巫女琴丝	秘密（5）	103
小尘	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3）	108
小宽	我不会的东西有很多（8）	110
旋覆	十七岁的雨季（3）	114
烟鬼	镜中（3）	117
张紧上房	去新马泰（2）	119
张维	工棚（5）	120
张小静	竖，你要好好喝茶（5）	123
张小民	我想到了兔子（3）	125
朱隶	上海（2）	128
小虚	下午（12）	130

小说部分目录

16 离　有一天，我的男朋友被马蜂蛰了
43 六回　玫瑰花
45 小虚　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她失恋了

SC

诗歌部分

AT

闪烁

中午，他在街上闪烁
后来就竖起双脚
从高耸的眉骨开始
在水洼里消失。
在此之前，
他还穿着破了洞的校服
面对我的方向
微笑了一下

Evergreen

"Evergreen"
你一直是这么说的
现在你走在我的路上
你说"Evergreen"
就像是在秋天，温柔地
指给我看，那个人
坐在角旗边上，吐着白雾
烟草和其他的草
在静默中
长上她的额头

SC

最后一个昨天

1
我从飞驰中停下，看见
门开后，陌生姑娘走向箭头的拐角处
之前，我必须和另一个陌生的姑娘
拐向路灯下站牌耸立的地方
这时一条蛇沿叶脉拐向暗处

2
我知道我永远无法问出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些尘埃
因为我说过树木多么好，阴影
多么好，我们和走在船下的人们
一样

Turning

1
一口井看着我
我在看窗子
我在看蓝房子

2
我写完了秋天
楼还是一样高
窗在桌上，长出了光
黑色的是鸟
白色的曾经是鸟

3
风吹过去
水上的人把信写完
我比他们慢
但是，只有我
出生在秋天

夏天到了

Renton跟意大利人
通讯员
作家
卡尔维诺打赌：
每句话都能带上个F
Renton赢了，
钻进马桶，
游过海峡。
在巴黎，跟法国人
象征主义者
诗人
瓦雷里打赌：
每句话都能带上个U
Renton又赢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想
因为夏天已经到了

SC

窗口

考试的时候
有人在操场上盯着我们
他把窗子当成了镜子
我们把他当成了疯子，因为
他一直往前跑，并且
盯着我们

心不在焉的眺望

当我坐在许多人旁边的
窗台上，窗子被我推开
我就能眺望所有的远处，
或者装作忧伤地眺望远处

瓦房顶有鸟，鸽子或麻雀
没有父亲，在春天只有鸟

今天我望了望近处
电视机抬来了，而我们
还没到离开的时候

叶子

他们一直坐在学校里
中途吃饭，回家，打电话，谈恋爱
然后继续坐在学校里
春天的叶子落下来。我坐在楼下
他从三楼跳了一次，我没看见
也不认识他

叶子全掉了。学校里
只要种树，就会被叶子埋掉。
同一个清洁工到处乱跑
上课时有人盯住了她。
我们坐在教学楼最西边
独善其身，并兼济天下

她叫我孩子

上课了。
下课。
阳光不错，有人笑，有人敲打
树长成钉子的形状
城里的树。

一次。两次。走回街口。老去
孩子们都有镜子。

玻璃窗外死过人

SC

Nude

My favorite muse

月亮爬进大腿
因为月亮
很亮
我也是
很晚才知道这里
看见你
没梳头，绳子还很干净
你也喜欢白色的
牛奶装在杯子里
可以慢慢
长出蛆
也是白色的，说好看
象脖子般冰凉
和过去一样
平放着所以毁了
我都知道的
没事儿，这次我守着你
我们哪也不去

FM

妈，你给的信
我都看了
Y给的兔子也很好
赖脖子上老不下来
我每天都骑车出去
在公园里待着就觉得安全

他们都叫我N
其实这里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二月完了
屋里长了好多叶子
外面老下雨
出去就要被打烂的那种
所以我留着，没烧
也没哭
白天我学习来着
累了就收拾房间
还有我听你的话
把杯子黏在船上了
象你说的
半夜再不会找不到

你错了

我喜欢在白天洗碗
这和她留下的眼白
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不必觉得委屈
不必在手里捏着稻草象你的床单
也不要再转身
这里到那里不会很长
不过一场病
即便你已经臭了

SC

乌鸦

我们抱着彼此
有人在我右肩后面站着
看我们，他不说话
是安静的
他的孤独属于乌鸦
闭上眼睛
又很快睁开
我注意到夜里的水仙又开了几次

安全度过2002

却不会有别的
只有一朵却不会有别的
摘下它是不是不会不会有别的
我想让别的诞生在猛马象里
可以度过一些撑竿跳的人

义

没有睡眠的两性人
开始在墙上爬行
昨天永远无法过去
也从来没有明天
你是没有颜色的花
我怕我被烧焦的嘴唇
吻到你的耳朵
让你背过身
和我同声抽泣
一点爱就可以让我悲伤
你的阳光多么好，青头蛇
贴在你的额头，就象秋天的样子

River Jordan

度过约旦河
回家
象一个老人
在夜里
和别的老人一起
手拉着手
并且
握着拐杖
一种鸟鸣了
我的眼睛干涩
湖水的退失
那一年已经开始

Ideal Home

在冬天的时候我穿上毛衣
一如既往，我走进公园
很多花都谢了也有很多树
立在这个早晨的空气里
好多孩子都在那些树下面
我们就是那些孩子
我走进去
就成为那中间的一个

SC

王兮兮

临池的想法

到了要死的时候
可能会临危不惧
左手握好了馒头
右手把好了钱袋
到了要死的时候
变成了怒发冲冠
原来并不是女人
原来是一个妖怪
到了要死的时候
话儿就说不出来
把头埋在了坟里
让它化作了狐仙

乌龟毛怪诗

一首很怪很怪的诗
咏到最后就醉了
会不会梦见很怪很怪的事
不能停的情义
象心海里的筋斗云

但我的心是水草
不能左右我的情义
不是因为我的心
没有力气

是因为我醉了
但我的醉是乌龟毛
在一个筋斗云里打着拳

我要游泳

我要游泳
轻轻地游泳
不要打扰你的风姿
我只是贴着你这样过去
在海底下穿过
我的船翻了我抓紧钱袋
我死了
爱就象一条鱼
爱就象一条鱼
再见

出事在逃的乌鸦

一只乌鸦谋杀了那个
叫作王兮兮的人
用一只乌鸦就可以
写一首致命的诗
乌鸦们到处飞
本来它们无所事事
现在它们在逃了
它们变得不再无所事事
而是充满重量地飞着

落地却不开花以后

如果有可能我不再想象
我可能不再想象了
如果有可能我想开朵花
我知道你不会做的

活着

从前
我目光呆滞

一个雨天
我吃到了龙虾
另一天
我吃到了猪肉
另一天
我吃到了羊肉

一群青年作为一个男性的肖像

在我的记忆的
猴年里
发生了一个青年
我们相遇在
一个风寒的季节
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提起了
另一个青年
在马年的遭遇

一场梦的结束

一场梦的结束是这样被
一位青年描述的
起初是一个僵立在雨中
的水桶
那代表了一位
扮演这个水桶的
青年在这个
晚上的迷失
和无路可寻
然后
这位青年变成了
他回家的车票
道路泪流不止
因为在远方
的远方的远方
一场异性恋
就要开始了

SC

果酱

坏血

你当众辱没我
骂我下贱胚子
你撕扯我的脸皮
用僵硬的老腿踢打我的贱骨头
你在人们注视你的时候
紧咬着牙
使仇恨和惶恐同时匕现

你死了老婆只能抱着枕头辗转难眠
而我正和你的女儿在你不远出尽享鱼水之欢
你的儿女就是这样的啊
他们懂得享用身体最软也最硬的部分

我搞大了你女儿的肚子
你便迅速宣布与她结婚
你把你那可死的生活
在狼狈之后又重新放大起来
你以为这样
可以稀我的血么
……
我会在你们认为最平静的日子里
溜进新生儿的卧室
用最烂的绳索勒断他的脖子
我愧对了所有回头看我的人啊
我也再不想听
有谁喊出什么“爸爸”

我们都是天使
把刀刃朝向血

妃眼儿

那些古今中外性形各异的妃子们
是什么古怪玄机让我此时想到你
那些深闺里的低咛窃语
那些攒在手心里和你一样低眉顺眼的葵花子
听我的
你把它们全丢到脑后
抬起头来让我看清你的尸容

你轻启朱唇唠叨在你身后不能确定的预言
把那些困绕你也支撑着你的娇宠和跋扈重又吞进肚子
傻子玩味不已那硬生生抹在你脸颊上的粉红胭脂
那些涂在指甲上总也无法风干的紫色蔻丹
你在宴桌上用翡玉的牙咀咽盘里的碎丸子
终其一生换取被凌辱
你蘸着药水救那些不美丽的疣
真是花落谁家啊
花落谁家良女子
你们的命运
都好不过一块儿散在桌子上的太妃糖

鲜人掌

我妈告诉我有人一直在看我
然后她捏我的手
疼得我直哭

SC

豹

贵族A携家眷出逃
沿途险阻
家人一个接一个死掉
贵族A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沉默不语
一切按心情而定

BIG BAND

他们说Junkyard的鼓手
是某人的提提
他也是我们的提提
你的提提
他是祖国的鼓手

壁虎

小B的妈妈躲在房间里手淫
期间姑姑来了，小舅来了
大姨妈来了
大风大浪没有来
小B的爸爸来了

嗒啦

中弹的鸟浮在半空中
胧廓被夜色隐去
在它死之前是什么样子
死后仍是什么样子
那些沉在下面熟睡着的的人们
当他们睁开眼
就会见到血光

爱滋病

小B查出了爱滋病
朋友们都来探望他
有几个没有来
他们也得了爱滋病

偷狗

狗的尾巴缩在狗的帽子里
狗的帽子摇尾乞怜像在等候那头骚动的狗熊
狗的上体和下体在二维空间里扭成一条线
偷狗人请注意
在拖动狗线底端不过中轴线时不要轻易扯动线头

小左与没落书童

很多年以后
小左想起很多年以前
在临湖的那间红木书房里
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浸染于一块墨饼
小左想那时候的事情
和那之后的事情
大声叹息这过去过来的十几二十年
一直到有人从他身后拍他的肩膀
他才大声喊出：
退后棗退后棗

SC

他和她，他们那弹指即破的爱情啊

他和她之间的爱情
只存在在他们互相看不见对方的时候
而那些稍有时的偶遇及目光交会
也都发生在不适时的无法释情之处
他们彼此间也各自三五成群
至于我们谈及一些个极为难得有机缘出现的
手指尖的碰触以及掩饰无法直言相对的强行欢笑
无一不是隐含的幻听皆已消融进幻觉里
剩下一点点可怜的幻想也随之消失在空虚的白房间里
做些徒劳的奔牛状罢了

人类的扎根依仗于K-Y

我们喂牛吃蔬菜
吃些比野草光鲜很多的植物
其动机只不过是着眼其味
企图在牛的肉脂中添增更多的纤维素而已
人类是有企图的动物
这一点和蠢牛不同
虽然他们共同类属于哺乳动物
且
人类善于群居
这并不希奇
世界上还存活着很多种类的群居性哺乳动物
不同的是
人类有时会把群居发挥成群交
这便实现了人与兽在词义上的假性错换

不过人与他物的最大不同
其实是
人类懂得如何便利自己享悦周身
并且
你可以否认

续弦

咸丰年间
有很正的旗号
天气也要比现在
冷许多
许多家庭只需做上一盆菜
就可以好活好几天
富余的粮食供人进京赶考
有许多个小左进京赶考
他们喜欢走弯路
在路上多耗些时间
其中一个小左说
是因为溪云镇盛产一种好吃的梅子
再用酒糟熏浸过
香漂万里
小左把那些梅子具为己有
当作一比财富
他的财富不是很多
所以他视若珍肴
奉若神明
不求甚解

SC

黎幺

幸福

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
所以趁着太阳
还没有落山
想一想
快要想不起来的人
子弹上膛以后
先喝喝茶再听听音乐
然后在温水里泡着
中弹的鸟
会浮在黑暗中
不想被发现
平平淡淡的过程
对于我和它而言
就是幸福

声色犬马

本来十六岁她并不知道
自己将十七岁即使知道
也难预料到十八岁
周末的午后她喜欢
牵着德鲁比
去散步
路过一些草坪有时候
站在里面唱歌
太阳离开东边去西边
太阳离开西边
就看不到了

现在是钓鱼时间
男人们穿着西服
带领商标游来游去
在缓慢的目光下面
十八岁的女人
让长裙
一垂到地

毕业赠言

阿伟我看见你
牵着筱筱的手
你们在一起散步
那是在油菜地边上
然后你们走远了
我也遇到了
我的女孩依达
她是那么漂亮
头发比你长
比筱筱短
和我的
一样黑
我们的儿子随后出世
在虚掩的门里
后来的一家三口
围着桌子吃腊八粥
接着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天色暗下来
人们都在逃跑
而你们还没回来
阿伟我哭了
最后我一直在想你们
我想我醒来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是死是活
还能不能够
在一起

夫妻

老夫老妻
并且
一夫一妻
今后的某年
在春暖花开的日子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出现在
你家的窗外
用邻居的眼光
审视你房间的装潢
可能会被你发现
也可能不会
我们的旺财
已经被埋葬
在距此1.5公里的
五角镇
后来那里会更名为
三元屯
你怀中的娃娃
总有一天会长大
喊你妈妈
也许会叫我爸爸

结婚

阿猫与阿狗
在九月的春天
连夜呼号
后来找来鱼刺
赶制成
能够勒紧手指的圈
在不远处的民居里
男人被吵闹声
扰的无法入睡
起身穿上
女人的镂花内裤
从内心深处
战胜了它们

童话

小女孩的水桶
在井里没了踪影
她下到井底
遇见仙女
得到满桶的黄金
小女孩的后妈
是个坏女人
她把黄金藏起来
还要小女孩去打水
还不给她零花钱
可怜的小女孩
连只水桶也买不起

SC

远行

小皮箱里有的
烟书方便面水毛巾梳子
剃须刀牙膏牙刷杯子
隔三差五的露面

但朋友们的衣服
持续地
穿着在他们自己
的身上，从不间断

折叠

毛毛的脐带刚刚
剪断就学会摆弄
那张正方形的纸
能折的形状太多
难免会不知所措
他左右两边瞧瞧
然后再哇哇大哭

哥哥手头
矩形的纸
简直就是
没别的辙
只能一下
折一条边
保持它的
方方正正

寡妇
看着两个

傻傻的儿子
想到今后长长的
寂寞不声不响地动作
把到手不久的直角三角形
打了一个对折再打一个对折

马猴

马猴离开河姆渡前往京城
让形单影只的狐狸
万分妒嫉
他们遭遇在洛阳一带
挑拨离间的活动在
同一地点按部就班
待到一杯忘情的迷魂酒
下了路人马猴的肚
马猴踉踉跄跄
撞一次南墙回一下头
在长安郊外
花径通悠处迷失
从此以后
马猴它们
一个上树一个上路
老死不相往来

SC

肉肉惶惶

张树和张叶在一起

1
张树和张叶在一起就是
一只熊和另一只熊
在一起
在进入黑暗以前
抵达同一个洞穴

转转身
蹭一蹭皮毛
耷拉着爪
用爪尖划地

3
从我们开始
在冷风里走
到我们的家
那中间所有的街都是
我的爱就有这么这么多呢

再过去的那条街
那条街
我就不知道了
那条街我从来没有去过

4
有个女孩
我一点也不认识她
在旁边一直哭
好象也不是 那么悲伤

张树一直都没有来
他在促销房产
在医院里我一直
走来走去
等着晕倒

吃了三条鱼

蹲在河对岸
张开嘴
撕扯都没撕扯
就吱溜
咽了下去

等火堆
燃起来
我们不要争
把自己逐个放到火上去
也别忘了
翻翻身
跟睡到一半的时候那样
稍微翻翻身

非得这么做呵
我也不逃
至少肚子里的鱼
就不会再游来溜
去了吧

我们的新娘叫蓝柳柳

喝酒唱歌杀两只鸡
做的还不够
我们已经在寨子外面
杵了一个下午
挑着喜礼的是你们的人
我们可不累
可是不能等
等来等去日头就偏了
身上没有光就不光鲜
脸上没有油也不像那么喜气洋洋的一回事

出来吧
我给你扶正头冠
给你撑伞
抱你么，就交给段魏拉
他有双大手
一直那么举着

我们的新娘站在树旁
我们的新娘穿着红装
我们的蓝柳柳站在树旁
我们的蓝柳柳穿着红装
蓝柳柳忍不住笑了又笑拿手心手背
遮，没遮住

《　》

房间里
流出了一条河
我和我的男人从大床上
翻下来

顺流而下
猎杀鲸鱼

在河的尽头
我的弟弟
终年住在
白白的房子里

《　》

有个女人
在沙漠里奔跑
模仿一只
羚羊的心跳
有时候停下来
在沙土上画画
阳光总是抢先一步晒干
她脸上的油彩
她弯下腰
用食指碰这些稍微的突起
或者她知道
很远的地方
有一棵
什么样的树

SC

Cloy

真实的另一边

我醒了
睡了整整一天
穿上那双没底的鞋
走出门
地上的太阳依旧还是那么昏暗
让我想起我房里那盏15瓦的灯泡
我到了一个哥儿们家里
他刚丰完胸
把原来的30A隆到了36D
“我就不信这36D
还勾不进来那些女的”
我把烟吐了出来
笑了笑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魔鬼

小时候总认为魔鬼出现在夜间12点后
那时的魔鬼也许出来邂逅
也许出来斗殴
时间推移
我慢慢长大
也慢慢明白
原来
魔鬼的宗旨是：
24小时全天恭侯

阿斐

中午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
阳光打在窗玻璃上
像一名羞答答的偷窥者
中午世界的气色多好
可以趁机谈一次有趣的恋爱
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
然后等待黑幕降临
等待一场轮回规则中的报应
以第三只手的形状触摸自己的身体

今年冬天

所有人都在指手划脚
像一撮撮设计师
挥舞他们的智慧
唯独我是白痴
站在大街上大打喷嚏
这年头做一个沉默者真不容易
朋友对我抱以同情的微笑
好奇地试探我内心的秘密
在黑暗无人的角落
扔给我一张餐巾纸
今年冬天我开始成为一名坦荡的人
像所有满怀情欲的男女一样
打着裸露的旗帜招摇过市
我要建立自己的家庭
布置好一方干净的厨房

SC

你洗菜，我把勺
在灯光明亮的卧室内
进行众所周知的勾当

结局

我抽了很多烟
也想了很多事
那么多脸孔在眼前闪过
随即堕入虚无
这个城市的冬天像春天
夜晚亮得像白昼
所以我看不到黑暗
那些夜行人有如窃贼
一身杀人不见血的功夫
只有电话里朋友的叹息
偶尔激起一两点感动
房事十几分钟就完了
只得到些许满足
如果块头足够大
情人多得像母猪
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我抽烟，感慨，胡思乱想
什么样的终结才算圆寂

朋友

不要跟她谈什么技巧
如果有可能
碰她一下就会跟你上床
丰腴的体态
浪荡的喘息

趴在床上的模样
会让你回忆一辈子
跟自己的老婆谈姿势去吧
怎么用手
如何搅动舌头
哪个区域最敏感
什么时间最高潮
毫无趣味的性交
对她只有握手的资格
要做就做出爱来
要交就先交朋友

沉默者

习惯做一个沉默的人
习惯做一只慵懒的猫
以虎的外形，巫师的面孔
打量路人的音容，日月的交替
一颗心需要在寂静中茁壮成长
沉默者以沉默的姿态扶摇直上

SC

想念晶晶

很久没见到晶晶：
一个易碎的女人
所以　有笑更有泪的女人
一个不想做女人的女人
所以　随便做了一个女人
一个对自己无所谓的女人
所以　四处找爱的女人
一个神秘的女人
所以　她现在在哪？
我很想念她
像思念一位交往很深的老友
一切只因为我们曾接触过两三次
一切只因为刚才的酒吧里我见到一位和她相像的女人

艾蒿

深夜读书

这本书越读越没意思
但结尾我最喜欢
男人最终走了
女人依在树下
哭着大声叫喊：
我会等你一辈子
我替那男人高兴
万一外面没得混了
还可以回来
屋里那个还漂亮得紧

棺木

棺木放在堂屋
我们进进出出
奶奶死了以后
会住在这里
她很喜欢这口棺木
没事时她会把它抚摸一会儿
每次看到她这种动作
我总会害怕
她们似乎在建立某种关系
奶奶八十岁了
很长寿

SC

秦腔

有一段时间
我迷上了秦腔
歌词并不懂
我哼着半象不象的小调
到处乱逛
油盐酱醋茶
我只想到了这些

距离

那次长途旅行
我们都睡着了
或者
我们的眼睛里都是
外面的风景
我们把身体搁在车上
汽车快速奔跑
相对那些风景
我们一闪而过
象一群不认识的幽灵
相对于死亡
我们坐在汽车里快速奔跑
什么也没察觉
如果司机出些不大不小的差错
我们离它该是多么接近

草

这是一张
三年前的照片
那些墙缝中的草根
每年到了春天都会
长出新的叶子
我是自下而上拍摄的
天气很好
我们头顶是蓝天和白云
要是那堵墙还在的话
那么这些草根已经老了三年
在这个春天它们长出的叶子
一定还是那么绿

墙根

我家的房子是土墙
墙根下面总是坑坑洼洼
它被我家的猪用嘴拱过几次
还有母鸡总爱刨个不停
然后安稳的躺在那儿
这时太阳很好　很暖和
有一快墙土没了
那是我们上次抬木料撞掉的
那天我们不过节
但也杀了一只鸡
坚硬的东西很难被损坏
我至今也想不出
有关楼房墙根下的事情

SC

陈小四

无尽天安门

如果有救济金就好了
我一定会跑到街上
赞美他们的国家
打电话给山姆大叔
然后找一块麦田守望
还唱鲍博·迪仑的歌
一直等到太阳下山
对着北极星打哈欠
等着明天继续上路

冬天特别冷

把一张床的位置
表明清楚
隔着一堵白墙
回还的低调阶梯
踢踏响的冬天生活
落在了被单上
我把夏天里的歌
在被窝里
唱了两遍

三年

这些天里
一直在想一些
类似矛盾的问题
比如
小玛到底长什么样

趁她不注意
得先把镜子藏起来
还有一些
得拿布蒙上
如果能把眼睛也蒙上
那就再好不过了

然后
把房门锁上
我们谈恋爱

忘乡

睡觉前
突然想起
野麦岭这个地方
有很多
嬉皮父母的孩子
在羊皮鼓的
响声里
愉悦交欢

他们的涂画汗衫
让我想起
２０００１夏天
在干巴的七古登村

我们整天打扮
往衣服上画
毛大头
往身体上刺
格瓦拉
找去野麦岭的
大马路上
赶紧时髦

1+1

去年的事
我还能记起很多
而前年的事
已剩的不多
那天
我和卡卡在湖边钓鱼
一整个下午
都充满着
能另人昏睡的闷热
想起这样的画面
卡卡老爱形容它为
瓶子里的夏天

我们就这样并排而坐
各自垂钓
鱼儿从不上钩
其实这并不重要
可能一整个夏天的下午
都会是这样
可我必须得打发
这样做梦一般的下午
作什么都行

比如和卡卡看一场电影
什么的
如果真的能在这样的日子里
看上一场电影
我会选择去看一部
两个人一起钓鱼的电影
因为时常会想起
把整个夏天装在瓶子里
再将我遗失在夏天里
是这样的孤独

有时候想想自己

这路总是会走到头的
而这生活一定是无止境的
就象你去爱一个人
或者是两个人
想起日子在跑的时候
顺便想想自己

SC

三米

明信片

孩子站在舟上
舟在水中央
也可能是海吧
远远近近
因为年代久远
全是一片灰色
她披着白色斗篷
最上面的扣子开着
头发湿了贴在脸上
双手垂下身体放松
她一定看着你
她也一定远离你
风景摇晃起来的时候
她会跟着摇晃
很快只剩
灰白的一团

他们不在绿草坡上

听不见你的
其他人的声音
现在我在另一个坡上
现在雨水从天而降
然后向下流去
它们必将向下流去
连绵不断波涛汹涌

好象暑热天气
包围我们的声浪
好象寒冷天气
滚下绿草坡的石子

香奈儿

十二月十二
我请昕昕吃土豆饼，他却送我
白色的香奈儿
二月二
我送昕昕到路口，他
让我亲他一下
在右边的脸颊，姐姐
他说
但愿你原谅我

十二月十二
香奈儿，是那么干净
那么的像二月
天上的雨水

SC

同居的姐姐要去买菜

今天她要穿裙子
今天她要穿靴子
最好是还有黑色网格的袜子
这样她可以把裙子提得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她就能多显露一点
那肉感的大腿，登登蹄子
她出发了
顶一头金黄的麦穗
还有睡梦中对艾滋的恐慌
她出发了
去菜市场买鱼买葱
再买回一些能吃的的东西
指不定
还能勾搭个黑鬼回来

臭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
果然细雨纷纷
酒馆开门迎客
店主为一妇人
平日已养蚕织布为生
清明时节煮酒为客
丈夫故于某年四月

雨的味道

外面下着雨
落到地上或其它
什么上面
就立刻化成了水
门开了
她梳理着
湿漉漉的头发
去年的初雨时节
她在外面停留了
那么久

SC

一个

下了三次床
对着电话说
他不在
他有事
他出去了
天慢慢黑
留在屋里的那个人
拉上了窗帘

牧羊生活

草原的深处
很久没人进来了
我曾羡慕我的羊
被卡车运到
热闹的地方
想来三年前的今天
进来三个人
卡车司机
羊贩
那个叫斯日古愣的
是草原东部的
一个不爱放牧的
家伙

晚霞中的红蜻蜓

离开村子这么多年
我一直没见过晚霞
那晚霞中的红蜻蜓
幸好我还能想起
小的时候在村子
会经常看到这些
而且会随手捉到
几只红蜻蜓
用线穿起来让它们飞

SC

春树

在路上看到一个男孩

傍晚时
我走在路上
看到前面走着一个男孩
他走得轻盈，蹦蹦跳跳
因为一个小事件的出现
他停下了脚步（被迫停下）
让我看到了他的脸
那张脸上的表情
让我想给他写首诗
并且
保持赞美

蜜浆

我经常半夜回家的时候
会突然发现对面楼上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
我住的是二号楼
那幢楼自然是一号楼
那时候我拉灭了灯
窗帘静静地垂着
当我坐在床上手淫的时候
就能看到那灯光

蜡烛

在阳台点了一支蜡烛
蓝色的蜡烛
有点弯
也许曾经塞入一个女孩的阴道
现在我点燃它
它一会就会燃完

抽叶子不能老弹烟灰

这是一个常识
由吴磊说出来
我老是想那发生在以前的事

玫瑰椅

乌美达的玫瑰椅
是一把极其女性化的椅子
特别适合那些面对梳妆镜的贵妇使用
玫瑰椅是一个完全超现实的
可以让整个空间放松下来的艺术元素
这个作品最受欢迎的颜色当然是红色
因为红玫瑰当然是爱情的颜色
乌美达说：
当一把玫瑰已经不能让一个女人为之发狂的时候
能打动她的只有这把永不凋零的玫瑰椅了
乌美达，我爱你
这段话
真美

绿色的神话

长得像我三姨的女人
正在微笑
长得像我三姨的女人
系着一条黄纱巾
长得像我三姨的女人
是你的眼睛让我想到从前

祖国的大花园里

在姥姥家的大院门口
我和妹妹玩秋千
她不在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玩
我吊在秋千上
摇一下、晃一下
在写完作业或没写完作业之后
我还常常晕玄
弄得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我荡秋千时都在想什么

听THE THE的晚上

冬天，我们在半路上找到一块空地
是居民小区的游乐场
我们就走进去了
把自行车也推了进去
呆了一小会儿
我们兴高采烈
我们还坚信
就是没找到这块空地
我们也能找到另一块空地

坏头脑的红色少年在奔跑

这夏天清凉的夜晚
如此清晰　如此茫然
如此闪亮
灯光下照耀着细碎的钻石
少年在一声不吭捂着肚子奔跑
有血在流淌
滴下来
流到地上的缝隙中变在泥土般的褐色
我想哭着奔跑
跑到天边跑到海边
舞台上响起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少年细小的胳膊在闪光
你住在伟大的首都
革命、英明、腐烂的地方
你的眼睛别再看着我
我已经承受不了纯洁的光芒
把我的眼挖出来送给你
用球鞋碾碎它们吧

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

我今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
是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
我要拍出那些年轻人的阳光一般的手和脸
那样纯洁的笑容
数万人聚集在广场和街头
红旗随风招展
这是红色和绿军装的海洋
那些年轻的生命
洁白的牙齿
那些耀眼的青春
虽然我不是导演也不懂摄影技巧

但我仍然下定决心：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拍这么一部这样的电影
来记录我从未经历过的火红的年代和心灵
我在梦里曾看到他们被幸福和痛苦所折磨的身躯
我看见那些脸上的躁动和眼泪
我也哭了
为了没有经历过的年代
为我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接近他们的心
我今生最想拍的这部电影和历史无关
我只关心这些少年的青春

夏天的长安街少年杀人事件

我没想过杀什么人
更不想死在谁手里
实验证明
最恨你的人并不是最终杀了你的人
也许我曾想过死
也是自己了断的那种
长安街是个好地方
死在那里还可以
当我和小虚走在长安街上
我可以接受他出其不意杀掉我
留住快乐的时光
那种感觉
没有一点点的不寒而栗

和一个过去的朋友见面

由于一件事
我不得不见他
或者不妨说
我借一件事想见他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有着足够的理由、衣服和心情
去见一个人
说出吩咐和理由
然后不忘付钱
这个在我心里危险的角色
正由于我们不再是朋友
他在我心里才变成了危险的角色
我就要去见他了
此时已打扮停当
带着兔死狐悲的心情
我差点就忘了要找他做什么
这个人
我保证
他做的还会和以前一样让我满意

当我失落的时候，我想这样……

我住过两个地方
这是北京
它们都被我称做是我的家
一个是我的小屋
我的屋的墙上贴满了海报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贴画
有我最喜欢的女人
她们都抽着烟
袒胸露背

穿着黑色和金色的连衣裙
张着嘴在笑
看上去她们真快乐
床上还有我的玩具熊
我给它取名叫
芝麻
芝麻很内向，轻易不说话
现在我把它带到了我新家
新的屋子的木地板
我常常能光着脚走来走去
木地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
在我的小屋
我也光着脚在地下走
我非常喜欢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
挥动着胳膊
我的熊就躺在床上

我们的乐事儿

我说我们开打吧
此时，我和我的两个朋友
在长安街边的某个无人角落里
我说，我们开打吧
尽量使劲点儿
我不怕疼
他们看着我
分别脱了外衣
然后通过抽签决定打的次序
第一次打
真的很好玩
我们嘻嘻哈哈
头上冒着汗

很快乐，一点也不伤感情
过了一会他们说歇会吧
就坐下来卷叶子抽
“开始打吧”我央求道
“你真傻”他们笑着开始抽大麻。

读狗子随笔有感

从前我们是亲密战友
在饭桌上打仗
分析爱情、现实的形势
分工，不是太不相同
我是你的红颜知己
听你偶尔的斗志昂扬和偶尔的痛哭流涕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各自守住一棵树
守住一个坑，向里面狂吐
你的酒后箴言我都听进去了，包括你白天的
穿着带着窟窿的裤子，一副老逼的样子
蹒跚而行
我成长得这么快，你没有想到吧
我也带着一副牛逼烘烘的样子了，来和你讨论诗歌和人际关系
脸上皱纹没你的多，我也要变成
一个老逼了
此时，我们无法再谈论战事，我突然，或
不知不觉间，站在了我们曾经反对的东西的那一面
对此，我们还不能接受
我的眼里还充满着对旧日战友的深情
让你疾恶如仇但下不了手

SC

春天的美丽

我经历过我的冬天
我一个人独有的冬天
我没有把它说出来
因此我不期望春天
也不期望另外的冬天
拥有我浸透秘密的冬天
谁也抢不走它
谁也改变不了它
就算我把它说出来
事实也是如此

花神咖啡馆

我坐在花神咖啡馆
这里是巴黎么
我要看看那张桌子
还要偷走一个烟灰缸
像报纸上说的少年一样
我扔掉了许多衣服和无用的首饰
也没什么意思
也决定不了我身边
是不是还坐着一个
亲密的人

磕歌之王

给我一支烟
点燃稻草垛
我呼出袅袅白气
转身又走进门
这种安静
让我不适应
什么都没有变
回忆都凝固到
挂在墙上的相框里
曾经
我的眼睛那么大
身旁的人那么年轻
我一转身
走进夜色
或者走进厕所

光阴的故事

想当初
我们好得不得了
你们就是未来的科特与科妮
彼时的舍德与南希
只是结局不太妙
因故分手
又过了几年
现在我一看到他就想跑
以前的事儿变得
特别不能想象

SC

但影

画面

这是一幅著名的画卷
名叫《开国大典》
有许多人按次序排成一排排
挺直在城楼
他们的目光都很虔诚
虔诚地盯着前面一位
气宇轩昂　手握书卷的高大个
我的目光也很是虔诚
每次从饭桌上抬起　看着这幅挂在墙上的画
就会嚼得更香
那画中城楼上方一角天空:
蓝空万里无云　阳光万里金黄
我永远也无法向你描述城楼上方那些人的模样
我只是向你无比底赞叹:
那样的天空是多么多么地碧蓝
那样的阳光是多么多么地金黄

东升

午睡

微风里的水域
下午伏在上面
瞌睡的水蛇
梦见农夫俯身

哥们

王大胖子厉害
吸烟喝酒泡妞赌博样样精通
跟他玩着刺激

但爸爸总熊我：
再跟他玩
打断你的狗腿

夜里有风掠过屋顶
楼下爸爸咬牙切齿：

死王大胖子

SC

艾蔻泪了

非

你习惯一直睡
错过了整个夏天
它是如此明媚
我总在半夜清醒
静候天明
你从不知道
灰白或者微红
这样的天空

管路

那一年

窗那边
是夜色中拉二胡的老头
坐在站上悠闲自得
窗这边是我
我看着他
他闭着眼

那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窗外的车辆
还像往常
呼啸而过

在站上等车的孩子
常会弄出些
叽叽喳喳的声音

我喜欢看机器猫

过去
我喜欢看
机器猫的动画片
一直到现在
我发现
还是喜欢
其实我并不是
那么喜欢看机器猫
只是喜欢看
机器猫和康夫
头带竹蜻蜓
在城市上空
穿过一朵又一朵白云

天气好的时候
我会抬头看看天上的云
一朵一朵
都那么远

鬼鬼

过了这座桥就有饭吃了

三月末的北京
夜晚风有点凉
我们一排人在桥上走过
桥很长
桥下先是两条路
车一辆跟着一辆
车灯是飞着的
然后是一条河
河面上也全是霓虹的影子
再过去又是两条路
很多谈恋爱的年轻人经过
有拉手的有搭肩的
他们大都穿得单薄
衣服颜色鲜亮
桥栏底下很多灯向上打光
晃得我有些晕

模拟人生

有好几天了
我一直在玩模拟人生
几个版本我都玩过了
模拟世界的人很纯洁
没有现实世界中这么多麻烦
我每天沉溺在里边
不乐意出来

钱越赚越多
朋友越交越多
起初我只是一个小孩子
渐渐我长大成人
结婚生子
后来我的儿子
娶了桦桦家的小女儿小旋覆
我的女儿嫁给了老冠冠家的小冠冠
现在我已经是两个
小孩子的奶奶了
每个人都有不错的工作
孩子们学习也努力
可以说日子过得很快乐

夜里的光

胆小的孩子害怕夜里的光
他开灯起身把
把各处的恐龙收集起来
统统塞在布底下
其余夜光的玩具也藏起来
胆小的孩子把灯关掉躲进被子里
用眼睛瞄一遍
四面的墙上有很多夜光贴画
闪着幽幽的光
胆小的孩子害怕夜里的光
他缩进被子里面
看着眼前的黑
想着刚才的那些光

分荔枝

她往我手里塞了三颗荔枝
实话讲我并不喜欢荔枝味道
但是肚子确实有些饿了
我就吃了三颗

雨季的恶作剧

我用石子
堵了想搬家的蚂蚁的窝
却无法阻挡
爱哭女人家的衣柜长出
蘑菇

忍让

温柔美丽又可爱的我
被你比喻成猪
这怎么可以
谁让我爱你呢
你只能叫我小猪
如果你敢叫我大猪
我就不爱你了

SC

一个傍晚想到的

手揣在口袋里裹裹外套
天气真的冷了
想起了男友
并顺便试试他怀里的温度

11月天的傍晚
不愿再碰鲜美的橘子
只等着妈妈回来
给我煮热呼呼的牛奶喝

我总是孤独的

傍晚门被敲响
一个女人进来了
听说话的声音是张阿姨
张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唱
唱什么歌我忘记了
然后门又被敲响
又一个女人进来了
听说话声音是杨阿姨
张阿姨和杨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唱
唱什么歌我也忘记了
不一会儿门又被敲响了
有一个男人进来了
听说话的声音是我的爸爸
他又忘记带钥匙了

裹诗布

水

一滴水落在
另一滴水上
就像夜晚穿过的
那条熟悉的街
感到陌生

去

倒车镜里
熟悉的景物
渐渐落远

几个人站起来
朝车门走去

鹊

一只鹊
落在屋檐下

山那边
已经下雨了

SC

黄晓强

小

喜欢这种小长方形包装的避孕套
隆起的橡胶圈
像织布裹着阴唇，清清淡淡
可爱的物
她撕开它时的样子很认真
童年和纸飞机
包装纸能撕出这样的声音
里面有我轻微的惊讶
只是说说而已
这之前她曾说：没想到
自己的阴道会这样窄，呵呵
看看窗外，今天
天气晴朗天空干净心情爽朗
我想和她说说
幼儿园中班时的简单算术题
1+1=2，
在她的新表情出现之前
我再次看到了窗外

积木

路灯一路熄着

我忘了在这之前
我想出的一点肉麻
我努力回想
就像
我努力从她身后
递给她一粒干净的糖
深怕她一直看不见

厕所里　马桶旁

红色水桶里
坐满了肥大的湖蟹
长着毛的螯很粗犷
排在两旁的脚很修长
湖蟹都很自恋
我喜欢他们吐的泡沫
这让我想起阿姨
叫我不要玩弄口水
她说像个白痴

SC

健崔

哪吒传说

梦里看见一个小孩儿
瘦高瘦高的
长的标致
所以我预感这是一个噩梦

这个小孩儿一个人
蹲在墙角偷学抽烟
一不小心打火机掉了
把鞋子点着了

一双球鞋着着火
黑暗中一双风火轮
后来我就一直管着小孩儿叫
哪吒

离

事件一

今天
一个女孩被撞死了
被撞死之前
这个女孩从一家汤包馆里出来
低着头
没有看见她左面的红色出租车
之后很多人都看见了
她这天穿的是黄色衣服

很舒服

在车上我突然很想
给乌青打一个电话

如果他问我
为什么不回家再打
我就告诉他
晚上
在车里打电话很舒服

隐

阳春三月
那个长发飘飘的道士
从我面前的第一层石阶
跳了几跳

就没了踪影
后面是武当金顶
A缕烟和B缕烟以不同的走势
上升
我跑得没有他快
事实上
当时我根本没跑
后面的人拉住我向右边一推
接着大门打开
门外
山下的人和山上的人
分别
上山，下山

约旦河西岸

那晚的想象
我说了一句：约旦河西岸
并讨论了南岸和北岸
它们并不存在
因此约旦河不是方的
在静静的黑黑的和
长长的流淌

在1999年
新闻联播主持人说了一句：
约旦河西岸！！
被我在不久后忘记
然后想起

李异

沉默之猫

像团面
窗台的猫
睡在阳光里
并不吱声
除非你叫它：小喵小喵
这样也不总是有效
你得抚摩它 调戏它
让它知道不是叫它吃饭
它会睁开眼睛
不一定看你
然后又眯上
醒了或睡着
挠挠腋窝看看痒不痒
猫 抓住你的手
盯着不发出声音
手指放进它的嘴里
它会吧嗒吧嗒吮吸
并且恋恋不舍
拔出手指时
你跟着猫
学会沉默

强调一下

我和张紧终于
等到了黄火冰
而在这之前
我们先乘坐中巴到小寨
在小寨转车到太白小区
在太白小区拐进丁白村
在丁白村爬上他的小屋
并在屋里和他的女朋友
等了整整两个钟头
这些事可能不值一提
但如果我不说出来
主角黄火冰就会
到老死也不知道

今天的雾真大

今天的雾真大
很大很大
我是说它很浓
浓的化不开
可又不是血一样
它淡淡的
无色无味
我在雾里
和许多人
交错走过

六月的雨

在雨水流淌的街道
有汽车扭曲的轨迹
那时我听到一种声音
是金黄的玉米被碾碎
的坚脆的叫喊
是青春被雨水泡软的支支声
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了痛苦
来回穿梭于单行道
撑起了五彩缤纷的磨菇
说说笑笑
我这个患有自闭症和抑郁病的孩子
低头从雨水淅沥街道
走回大雨滂沱的小屋

SC

六回

蝴蝶与铁轨

铁轨上没有火车开过
蝴蝶在铁轨旁
白色的和紫色的
他们飞来飞去
因为没有火车开过

去看一只小鸟

我沿着府南河畔
顺便在路边买了一块红薯
一边吃红薯一边走
走得很慢
以至能看见小鸟在飞
小鸟停在河底的石块上
它缩着的样子
让我觉得小鸟就是那样的

事实就是这样

一架飞机飞过
我从看一对情侣拥抱
抬头看一架飞机飞过
然后继续往前走
经过他们
以及河里在流的河水
和河底的一些污泥石块

去机场看飞机

我和我哥
都没坐过飞机
下午我很想去双流机场
近距离地看看大大的飞机
顺便看一下
接机的人们和下机的人们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还是
坐飞机的一些程序问题
从到机场到登机要
到哪办哪些手续
我想弄清楚
为以后我和我哥坐飞机
做好准备

枇杷

她是画画的
如果她没看过枇杷
她可以把它画成大熊猫
这副画就叫我没见过枇杷
因为我没见过她
我也可以把她写成
像枇杷一样的姑娘
有点略带黄色的红色
那是熟了的枇杷

SC

苹果

晚上穷开心给我一个苹果
绿色的硬硬的苹果
很甜
我几口就把它咬了
就看见它的子了
因为很久没吃水果了
吃的时候
一点红红的血流在苹果的肉上
我把血和肉一起进了嘴巴

很多人找他

两个小时前
我和他一起去山里
摘枇杷

后来别人问我
他去哪里了

我说
我们吃完枇杷后
就不在一起了

傍晚的飞机

早晨
这架飞机是我哥的
又飞过一架
这是何小竹的
还有很多架
飞了过去
早晨的飞机很多
和街上的人一样

傍晚
也有飞机
这架是我的

还有晚上
我能看见的飞机
红灯闪亮

号角声

下午
我又听见号角声了
不是我做梦
是真的
它就在我的前方

在旧城旁边
那里有一个军区
每天都从那传来号角声
早上或者下午

飞机在世纪电脑城上空飞过

飞机上肯定有很多人
他们是从成都出发
还是到达成都
这我也不清楚（可以弄清楚）
我想他们坐着肯定很稳
这是应该的
如果我坐上飞机
感觉应该是
像我在广场上看见的一样
飞机平稳地从电脑城上空飞过

马各

梨花带雨

女人A被
男人B连哄带骗
地奸污了后
从一座阴暗
古旧的房屋
中走出
那是在90年代
的早期
她穿着粉红色
的夹克衫
从高高的台阶
上走下来
那时的夕阳
斜斜地照着
她高耸的乳房

L

很多时候
我们说到冬天
我们说到冬天
的城郊
火车它呼啸着
开过
可能这么写
又显得老套
但有些东西

SC

我相信它
的确是真的
那些个冷的日子里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感到温暖
仅仅是这样
现在我用它
作为这首诗的内容
你们有没有觉得
它已经非常地
充实了

O

还要再过去一点
这样才不至于
挡住路
要能来回地
自由走动
畅通无阻
该有多好
现在我们只
能看到
胖子侧身站在
走道的旁边
等张小伊过去
张小伊今天
穿得很瘦
没有把双手张开

《　》

那些小人儿
眉眼平淡
因为冷　他们都
懂得要轻声喘气
小声地说话
白色的烟雾一样
的东西从
他们口中冒出
有河水在
他们身后
哗哗地流过
感觉也很好

在我的冬天里

写的时候是四月
房间里很静
外面是阴天
时雨时停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的南方
一会儿夏天
一会儿又春天
微湿的地面上
有人走过
表情都和我
差不多
有的叫小戴
有的叫戴小

SC

莫小邪

大钟寺的钟声

空中的风筝比去年少了
广场上的喷泉
在郁闷中吐出粘液
射向古老的大钟寺
方圆几十里
回荡着时代的钟声
远远超过了
木槌乏味的敲击声
惊醒了住在远处的人们
而住在附近的人
有人低头嗑瓜子
有人提着鸟笼大步流星地
走在胡同的狭长里
把钟声远远抛在他身后

林荫道

她说寂寞时
你正在忙于私事
如同干部下乡
听村长汇报工作进度
可你听来听去
只听到诱惑的声音
产生出一点幻想
她喜欢被人捆住手脚
从后面矇住眼睛
不用质疑

她有一个女人的血性
你将晚节不保
带上几个耐用的橡皮套
前往林荫道
为此你手上的动作
看上去简洁而又粗暴

棉花胡同

在棉花胡同
找不到一朵棉花
陈旧的色调染上青砖
不同于想象中的古色古香
轻伏在栏杆上
手指向远方
风筝挂在天空
作为观赏者
目光停留在同一个地方
悄悄的棉花胡同
穿过了人们的亲密无间
又悄悄溜进故宫
躺在历史的书中

SC

江山美人钞票

一辈子的话
隔着老远
也要说清楚
用一根电话线没完没了
纠缠下去
我担心
你对那些有钱没钱的女人
死抱着不放
奔赴一个个老地方
挥之不去
一脸虚荣
揉碎我
画上的万里江山

木桦

暗流

仅仅是在火车不可能出现的时刻
仅仅是在铁轨铺也铺不到的地方
我们举起手中的棍子朝它的头猛砍
我们把废报纸、烟灰、病孩子重新塞回它们的体内
我们用收购来的鼻子、眼睛、嘴和耳朵再拼一张脸

真刀真枪

我把西红柿一个个抛下了楼
我经常有这种想法
把我身边的东西一件件抛下楼去
那时总伴有这种或者那种的情绪
（悲伤的，抑郁的，或者别的）
看它们下落，就好象自己真的跳了下去
然后我爬在楼上，看着它们破碎后的样子
就比如这一兜子西红柿
落在地上，确实让我想到了一滩鲜红的血
（找不到尸体的那种）

SC

纸和车

躺着说
长在皮肤上面的
是羽毛
在一个很白的地方
我骑着单车
倒退着向后面
骑
在大街上
我喜欢那些跑得飞快的车
当他们经过我的面前
我总是在想
能不能抓住点什么东西呢
（至少和我说说话也好）

人面鱼

渴望

他翻动一本杂志
目光停在了其中的一页上
看着看着　就笑了起来
没有出声　但我肯定
那就是在笑了　也应该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笑吧
我看得心痒痒　对于那种
肌肉被拉扯的感觉　我也有了点
想体验一把的冲动

烟花

一闪
就没了
但是我们可以让这种瞬间消失的美丽
不断地产生消失消失再产生
直到烟花下的我们　笑得疲惫不堪
并开始对快乐产生
厌倦

SC

有关美丽

姑娘　一见到你
我就有了那么一种冲动
姑娘我要说明的是它也许
正是你想象之中
的那么一种冲动
性的冲动　姑娘一要原谅我的直接
因为它至少　表明了两点
首先是我已经
认识到了你的美丽
然后　也是最重要的
是我不但认识到了你的美丽
并且还理解了它

什么什么

一个人去翠湖

我一个人去翠湖
不告诉朋友们
不让认识我的人知道
我
一个人
去了翠湖
公园的门口
那个男人还在给人画像
画的人已经换了
画得还是那么
像

我坐在翠湖边
把啤酒杯里的一块冰快
两块冰块三块冰块
扔进了湖
水里
那些水起了波纹
小小的波纹
冰块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慢慢融化

寒冷是件好事情

寒冷是件好事情
东西腐烂的速度变慢了
昨天晚上的菜放在橱柜里

现在热热还可以吃
而如果在夏天
东西会变馊
就算热过了吃也要拉肚子
在冬天
我要告诉你
寒冷是件好事情
而温暖啊什么的到了其他时间
我们又说

骆驼

我撕去它柔软的壳
20支排开
10只进了一个铁盒
便于携带

怀疑骆驼
（一个我喜欢的诗人写的一手诗）
现在我用这四个字
检查我的味觉以及
对味道的回忆

撒哈拉沙漠上的3张纸牌
（也是一个我喜欢的诗人写的诗）
现在我要写的是
一只绿色的骆驼托着一驮
骆驼牌香烟
正向我走来

秋天，天凉了

已经成名的和尚
未成名的道士
两个人认识了许多年
有一天两个人在酒吧里遇到
就坐下来打哑谜喝啤酒
输的人喝一杯
打嗝的就再加一杯

秋天，天凉了
和尚的头上没有头发
有些冷
而道士的头发
越留越长

不是因为阳光

不是因为阳光
而只是因为我想说阳光
还有对面的墙

我讨厌这里的白开水
因为它有一种
奇怪的味道
我在窗旁
喝泡着菊花的水
感觉
菊花的
味道

想一想
只是想一想

SC

门票已经涨价的游泳池
还有从来没有去过的网球场
当然，还有和平村的那条街
站在街口的天桥上就可以见到
穿着短裙的女人走来走去
其中一些
还穿着吊带

河

河是什么样子的?如果
在今夜把它说出来

有河底的石头么?
有流着的水么?
那么,风中摇摆着的树呢?

窗外射进来的光
照着那幅《河》的旁边
画上的树从两边起
越来越短
而那条绿色的河道也
越来越窄

图15

往回走

起风的时候
我用手按住头发
从园西路走下来
这时天刚微微亮
整条街都很静
一直走到下面
才看见
两个起得早的女人
坐在店前说话
从店里投射出来的光
在街面上
留下一道很宽的
亮斑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四个人
用报纸垫在地上
简单的围成一圈
轮流着出牌
第二局开始的时候
A起来去关窗户
外面风很大
对面阳台上的女人
正把一盆花
搬进屋里
A试图在他们催促前

看一看女人在屋里做些什么
BCD不知道
刚才A看到了什么
他们正看着自己手中的牌
互相猜测着
对方手里的牌

走火枪

看完影展回来
十一点多了
路上人很少
小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但是他没有象他说的那样
把它扔向系统楼的玻璃窗
走了一段后
他说他胆子变小了
然后朝路边一节废弃的油桶
砸去
发出很响的一声
一个女生从对面走来
看了我们一眼
快步走过去

巫女琴丝

秘密

你用了三个小时
搞整我的头发
比我的男朋友
细心多了
你用电吹风
把你要说的话
暖暖的吹进我的身体
最后你准确的
敲打我头部的穴
仿佛啊
敲打在
我潮湿的阴蒂头上
我躲在宽松的白床单下
不停的战斗
不停的反抗
阴部也流出泪水
她们对我说
一定要守口如瓶
一旦漏了嘴
我就会变成最坏的女人

SC

一个少女对刑场的感性认识

那是个春天
阳光灿烂
光秃秃的小山
有一点点
翻绿的样子
刑场就摆在
小山窝里
背枪的人
立在最高点
围了一圈
像一面铁丝网
二十二个
罪大恶极的人
就要枪决了
就要去见
马克思了
我突然想
露出娇艳的
小乳房
让这些
将死的人
看最后一眼
让这些罪人
也带着小乳房的
美好回忆
无憾的离去

深山里的尼姑

星期天
我和男朋友
去郊外尼姑山
游玩

半山腰
树木尤其苍翠
一条小溪
清澈见底
一个小尼姑
正在洗衣

在一盆灰衣中
有一只
粉红色的文胸
特别显眼

下山的路上
我还在想那只
没有吊带的文胸
还想再次
见到她

当天夜里
男朋友和我做爱
我没有快感
我们都在想
那个深山里的尼姑
武媚娘一样的尼姑

SC

一个小女孩对公共浴室的印象

一个大房间
北墙有一排水龙头
我进去的时候
看见五六个人
光着身子
让冒着热气的水
从头发上淋下去
离我最近的
一位姐姐
好看的乳房
高高翘起
我盯得她不好意思了
她就转过身去
用背朝着我
小小的圆圆的肩
柳腰肥臀
我想起了父母
房间里的那幅名画
她突然转过头
看了我一眼
很难为情的样子
我好想叫她
一声姐姐
母亲却粗暴的
把我头一扒
我看见母亲
烂茄子似的胸肉
差点哭出来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我天天在掏
时时刻刻在掏
总想把身体掏空
像一面琴
能发出声响
哪怕是噪音也好
这么多年
我的口腔
塞满了石头
我的胸部
塞满了药棉
我的腹
塞满了飞机的残骸
这么多年
子宫塞满死胎
阴道塞满玩具
这么多年
我天天在掏
这么多年
我时时刻刻在掏
这么多年
总也掏不完掏不尽
这么多年
刚掏了
又被塞满

SC

小尘

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在家里
一个人没有什么事情
早上睡到11点
自己吃点饭
很少的时候桌上会有一张纸条
提醒我不知道的事情
例如有什么菜在冰箱里
再例如在某个时候给某人打某个电话
每次看到白纸上面的字
和我写的那么像
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相信吗

我小时候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傻子
一个是疯子

我很久没有看见他们了
听说疯子死了
傻子不知道哪里去了

下雨的猫

刚好被我看见
一只猫在围墙上走
周围噼噼啪啪的声音
是下雨了
怎么这么巧

猫是白色的
不象是野猫
我站在装了铁窗的阳台上
它却在外面走得很自在
哪怕是下了雨

SC

小宽

我不会的东西有很多

外面的柿子树
保持着自己的姿势
已有很长时间
要等到春天
它才会有些变化：
发芽，长叶子，被风吹动
我有时在它的后面走动
看到它的树皮光滑
脚下的土地开始松软
那里的积雪
一天天变得浅薄
露出它本来的颜色

慢驶

有水的地方好看了
没有房子的地方好看了
你知道吗
我说慢下来
慢到退回以前的日子
有蜜蜂嗡嗡叫的地方好看了
没有蝴蝶忽忽飞的地方好看了
坐慢车回家
坐马车也好看了
我叫你慢点
就可以回到四月那天
下下棋
我赢还是你赢都好看了

只有阳光的温度是不够的

我们面对面
坐在车窗旁边
外面光线很好
可以看清楚一闪而过的地名，店铺
不像昨天
灰蒙蒙
有下雨的迹象
我把一瓶水放在桌子上
然后我们就都睡着了
在梦里我们不会
互相梦到

白色的草

先是一只白色的鸟出现
它停在绿帆布上面
叫了两声
招来了另外一只
也是白色的鸟
同样停在那块绿帆布上
而我要说的
白色的草
就静静在绿色帆布下面生长

SC

山山水水之后

山山水水之后
一个和尚化缘
一个湖泊变浅
一个拇指肿得厉害
山山水水之后
是花花草草之后
是瓶瓶罐罐的多事之秋
一个人的多事之秋
还没有到来
还远远没有到来

苏丝姑娘

经过一扇打开的窗户
不断的
看见红色的，蓝色的
还有另外一些安静的东西
即使
有些现在还匆乱，不知所措

我要承认我的虚弱
一次次失声的痛哭
包裹着的糖果，渐渐打开
它们都会回来

我要不停的经过那些
打开的窗户
重新获知那些
好看的人
全从混乱的树林里走出来
他们都还叫苏丝姑娘

帘子

帘子垂下来
外面黑了
里面还亮堂堂
夜里是多么静
有火车在远处走
我听不到了
你也是
我只看见墙上挂着画
也看不见你
看见你的帘子垂下来
没有印出你的影子
看见了风
它力量不大
只能把帘子掀开
一个小角

不看

透过游泳池的水
看到池底的瓷砖
有一块已经开裂了
我在蓝色的水里
不可能像一条鱼游来游去
下午的太阳光不是很激烈
这时我就回到岸上
找一把白色椅子坐好
随便喝点东西
有风吹过来
我的头发短
不能飘飘荡荡的
我不看水了
也不看手里的什么

SC

旋覆

十七岁的雨季

十七岁雨季来　初潮
太迟了
迟的要哭
学会了算计雨停
它怎么会是我的呢
十七岁成了我的

其实八岁时我已成了一个小老太
看见妈妈生下另一个
小老太
连同血冒出的白气
那时我就闻见了底下
我自己的血腥味

地上老是紫的湿的
花却开的肥厚
那时侯浴缸也大的可怕
但为什么一来二去
三十年
我没有血液流尽呢

更快地跑掉

“傻不，女的咋能不生孩子呢”
街边的女疯子把每个
路过的女孩当作访问者
一边说一边捧起乳房
咬伤自己的乳头
因为流血
还解开腰带
在一街人面前拨开黑色的毛
细细检查

那样彻底的女疯子
那样彻底地让人们害怕她
却并不影响
她在看到那个脱光了的男疯子之后
比正常人更响地
尖叫
更快地
捂着脸跑掉

路边醉酒的女人

这是不常遇见的
路边醉酒的女人象风里的草叶
黑暗使她浮在空中
并且眉眼发亮
她还呼出湿乎乎的香味
多么滑稽
她肯定不知道她的姿态
听到自己的喘息她以为是一条狗
可当她谨慎的四望
却发现原来是底下的裙裾一扫而过

这是一个多么可耻的女人啊　疯了
扑上自己的影子要去吻他
她疯了

疯了的女人折进了深巷子
看到她的人以为她在走回家
但看啊
她走进阴影多象走进坟墓

烟鬼

镜中

每一次面对
都觉得那么可疑
镜子啊，你是真实的吗？

我们把自己灌醉
又把自己背回家
明天早晨我们
还要对着自己呕吐

其实我和他也并不认识
只在那些不经意的时刻
才一抬头发现了彼此
但也不说话
直到很多很多年

直到我发现他老了
才卸下防备
对着镜子
享受一下彼此的寂寞

10月4日的下午

这个下午是寂静的
这个楼群中的
下午是寂静的
这个下午没有云

我还是什么也问不出
这座城市
静若处子

但阴谋永远是阴谋
有一个人恍然大悟

而更多的人
还蒙在鼓里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砧板是千百年来不曾改变的
剁肉的刀是千百年来
不曾改变的
欺凌妇女是不曾改变的
见义勇为是不曾改变的
那一群群的看客也不曾改变过

郑屠的死亡是一个开大了的玩笑
就算他成全了英雄也只能变为背景
最可惜的是那两包已剁好了的肉
平白无故就变成了一场肉雨
落到地下化作了尘土

要知道
那是我们这些穷人
最不愿意看到的

张紧上房

去新马泰

很多人都
去过这三个国家
这说明
他们闲暇的时候
身上的口袋
又比较丰满
比如鲁力
六回说
鲁力就去了新马泰
听完了，我问六回
那你去过没有？
他说还没有

在学校那边

这条马路直通学校
胯下的摩的帮我完成这段路程
我现在是在往回走
沿路那些景致似乎都很熟悉
又似乎和来时不同
但我不愿去分辨这些差异
光看起来，它们就如此的不同。省掉双眼的比如
我想说我的双膝扑满寒意，在这个夜晚，
我一轱辘一轱辘滚进黑暗
我宁愿我卷起了一部电影中所有的黑
好一个夜晚啊！好多些胶片
这两个抒情此刻更能说明问题
只是我无法导演这黑
我拒绝将其演完

SC

张维

工棚

沿着墙角
藤蔓爬到了石棉的屋顶
一架简易梯子靠在一边
门口的一小片阴影里
地板湿漉漉的
好象总也不干

烟火

睡下床的小新
不喜欢抽烟
更不喜欢
烟的味道
而我总是在上床
抽完一支烟
随手将烟头仍到地上
坠到地上的烟头
还在不断冒烟
这让小新感到恼火
他告戒我
要把烟头弄灭
每次我都会笑笑表示抱歉
接着又点燃一支烟
在黑暗中
我使劲地弹着烟灰
看那些落下的红光
迅速地消逝

和什么什么人面鱼在翠湖边

红嘴鸥在暮色时分
藏了起来
水面上只留下
吃剩的面包
泡得发胀
连同装它们的塑料袋一起
漂浮
一个人独自撑着船
打捞垃圾
在他划过去后
水面变得干净
云投来淡淡的影子
一摇一晃的
水
在面前
从左到右流过
有时候觉得
是我们在移动

铁道员是个女的

从街上走过来
可以看到
有条铁路
铁路边有座小屋
这时候没有火车
看不到铁道员
铁道员呆在小屋里
衣服凉在外面
看那些衣服
你可以知道

她是个女的

火车开过来
老远就拉响了汽笛
拦路杆放下
铁道员走出来
拿着小旗
这时候，你一眼就可以看到
她是个女的

我也想种一棵树

种树的人没有想到
一些年后
树会长这么高
会长这么多的叶子
它挡住了
二楼的一扇窗户
那些密密麻麻的叶子
之间，只有少些的阳光
透进来，于是就有了
这样的下午
妻子在厨房切土豆
刚好面对着
这扇窗子
透进来的光
照在妻子的脸上
被他看到

张小静

竖，你要好好喝茶

不久
你就会有一包茶叶
有人会送你这个礼物
我来了
你可以抓一点
泡一杯请我喝
我走了
你可以自己慢慢
喝到夏天
一天一点

此生

重来一次
我想把最后一段
再看一遍
那一段
在桥上被风吹起来的头发
我想记住一点东西
再走
虽然不一定能记住
可如果有一天
忽然感到孤单
虽然
一直都是孤单的

大雁

不要以为
做个浪子
是件多浪漫的事
我宁可看你
仔仔细细地在厨房切土豆
看你安静地睡着
没有流眼泪
看你把自己的手
洗了一遍又一遍
穿着干净的衣服
头发也刚剪过

草原上长出来的

草原上开了很多小花
还长出很多孩子
孩子在阳光下
从这个山坡跑到那一个
太阳落下去
很多白帐篷长出来
孩子躲进白帐篷
满草原的白帐篷
在夜里
闪闪发亮

看见了些东西

哪儿都在下雨
是不是到了
下雨的时候
哪儿都开始想念
是不是到了
想念的时候
何况更多想念
只是
想念
在身体里
被自己埋得很深
还有很大的原因
说不出来

SC

张小民

我想到了兔子

真的
我想到了兔子
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爬上窗台
看到了
一段有关雪的描述
我想到了二叔大声的喊兔子
在冬天的雪地中
在猎狗的前面
一只兔子飞快的跑着

寻和尚

伊人这几天心烦气躁，从水上
走下来，脚上踏着一双凉丝丝的小铁鞋
伊人想心平气和的过小日子
干干净净像和尚漂亮的光头
伊人想到这里就笑了，一点也不淫荡

和尚揣着一颗慈悲的心
伊人不是妓女，伊人
是女流氓
乘着舟和和尚一起玩亲嘴
做爱行到水穷处不停歇

累戏子

脚掌上落满樱
背面是海滨公园的竹椅
贝壳贴紧短小的脚趾，有藻草
雕塑，和深海背后
胳膊肘里漂亮的姑娘
缩作一团秋天的棉
因为冷，你看
开始下雨了

SC

朱隶

日常生活的草

三四点的
草地
不是阳光修剪的
在不一定的距离
像一块
剃过不久的羊皮
假定
走过的位置是
羊腹
似乎柔软
并温暖

来
相信一下
两年前的时光
就放置在
草地的那头
要是愿意（或者
茫无目的）
翻过围墙
就可以
看到

上海

亲爱的琪比
我还没去苏州河

一只猫走错地方了
要是它不叫
陌生人
不会
围过来

SC

小虚

九棵树

说起一个地方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
还有更多的
想清楚了，或者没有
在这里，我们吃着露天的大排挡
你大声叫服务员
再来两瓶啤酒
我说，再来一双筷子

总之，一切都正在按照想象中的发生着
我们对自己这样解释：
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只不过是为了睡觉
这句话，是张羞说的

发呆.COM

我的自行车钥匙遗落在了那家网吧
我和猴子一起
去和回来的路上
太阳一直很大

怀念阳台

一个姑娘跟阳光
会有什么关系
我这么想时
顺便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一些树
就在楼下
不远处的马路边
还有更远的建筑物
跟你想到的
会有一些不同
就好比现在
我正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
怎么看也不像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雨后

马路上还很湿
一场雨刚刚下过
已经有人出来了
站在那里
看看天空和远处的树
像是新的
我在原地转了个圈
又回到原地
张开双臂
要是飞不起来
我就像一个散步的
走回去
途中
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SC

福兰德

附近的超市
刚开张不久
每天都很热闹
那些进去又出来的人
手里拎着袋子
在黄昏里
赶往什么样的地方
朋友们在马路对面等我
关于福兰德
我已经来不及多想
在每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我们喝酒
吃烧烤
把它叫作福兰德

晴朗

我的窗台上
放着一瓶鲜橙多
里面装满了
橙黄色的液体 ）
窗台上还有一盆花
那种花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只有一些叶子
很绿
我在房间里
一个人转
闻不到鲜橙多的味道

也闻不到花的香
只是看着它们的颜色
橙黄色，绿色
还有什么颜色
这个下午
阳光射进来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除了明亮之外
还有什么

柏林南区

最近好象一直就是这样
天黑得特别快
可能是我起得太晚了
也可能是这个冬天
的确还没有过去
朋友们在床上睡着了
留下几个空的啤酒瓶
和一副扑克牌
房间里的灯还亮着
对于窗外的那些，远的，近的
更近一点的，都是黑暗
最近我一直在想
但没有一点办法

斜坡

如果滚不上去
那个小孩
就把皮球收起来
或者扔到
更高的地方

一根烟囱
立在前面不远处的
一片开阔地
这个时候
是下午三点
还看不见白烟

我以为，现在
太阳已经不怎么亮了
因为是斜的
一时半会儿
也爬不上去
可以不用抬头
也暂时想不起更多

MUMA

浮起来
音乐传进耳朵
放下电话
天就慢慢地黑了
再以同样的速度
把帽子压低

要么回到街上
要么
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想不出
还有谁在一起
摊开双手
也总是
抓不住什么

下午2

友好广场附近
有一些
奇怪的女人
在树阴下走来走去
我站得很远

围着广场中间
一圈圈转的
是那些车和
记忆中的很多个下午
我也跟它们一样

但是，我说
可不可以，站到
更远的地方去
看广场上的那些尖房顶
以及上面的天空：
很阴，云层很厚
像是快要下雨的样子

给竖

近一点的
有青椒肉丝
有蓝剑啤酒
或者五块钱一下午的盖碗茶
大不了，我再步行去一家商店
买上两盒硬装五牛

其实就这些，想远了也是一样
就这些。

下午5

这个季节总是会让人难过
阴冷的天气里，我们都
不愿意出门
缩在被窝里听音乐
抽烟，偶尔上趟厕所，偶尔也
彼此说些好话

还有窗外的那些
无数个镜头在脑子里，仅仅是
一闪而过
剩下的还是只有自己解决
一整个冬天，回忆
直到我们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我们最终会出现在大街上
是吗？张羞
但我们最终还是会
经过那些街上的人。穿着漂亮衣服
像以前一样，也不再去想
在过去的很多个日子里，我们
是怎样被他们经过，又再一次的
被他们经过。

SC

小说部分

有一天，我的男朋友被马蜂蛰了

/离

我这二十几年来从未被任何生物蛰过。比如马蜂、蜜蜂或一种会飞的蚂蚁。所以也不可能知道被它们咬上一口是什么感觉。但能肯定的一点是，那感觉不好。虽然没被蛰过，可我看过各种各样被蛰过的包。它们普遍肿得老高，又或者肿得很广阔。总之它们很少向纵深发展。小时候我是很怕蜂类的，事实上不止蜂类，几乎所有的昆虫我都怕。像蜘蛛、蜈蚣、多脚虫等等。远远的看见它们我就会扭头向相反方向狂奔不止。但我从来不叫，我觉得在没有别人的时候叫是很傻的。

这点小死跟我不同。据说那天早上他被马蜂蛰的时候叫得很大声。重要的是，他被蛰的时候没叫，而是发现蛰自己的是马蜂之后才叫。也就是说，跟疼痛比起来，那只从袜子里掉出来的马蜂更叫他毛骨悚然。

所以我也就在早上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我正要去上班。在公车上，我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挤在中间。小死打电话来的时候他们都看着我。每次我在公车上接电话的时候，总是有人看着我。难道是我接电话的动作太奇怪吗。总之我在下一站就下了车，然后换乘了一辆的士往回走。我对司机说，快点行吗？

二十分钟以后，我就看到了小死的大脚拇指。他又第四遍对我讲述了他是如何被马蜂蛰到的。过程很简单：早上他先是到处乱翻，找他的袜子，找得很烦的时候突然看见床头放着两

只深蓝色的袜子，然后兴冲冲的穿上了。穿好袜子以后他就可以出门。中午他要为月底的一个影像展活动做宣传。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右脚一阵刺痛，愣了一下。难道袜子里有针不成？他把袜子又脱下来，抖了一抖，一只马蜂从里面掉了出来。他发出了"啊"的一声惨叫。

我就是在这声惨叫之后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整条腿都麻痹了，他说，我快要死了。

他说他快要死了的时候，往往有几种原因：一，没钱了；二，有任务没完成又不想完成；三，吃饭吃太饱；四，喝酒喝太多；五，写不出东西；六，做爱；七，胃疼或者头疼或其他什么地方疼。但反正最后都死不了。了解了他对死亡的预知往往都不准确，久而久之也就不太紧张。只是都会在他这句话的同时想，这回又是什么呢？

这回是七，被马蜂蛰。

被马蜂蛰了不要紧，关键问题是，马蜂的种类。我不可能去问赵忠祥也不可能去问生物老师。小死建议我去问医生。于是在看见他的大脚拇指之前我去了趟楼下大药店旁边的小诊所。我想，如果不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马蜂，应该没什么事吧。

我向医生描述了他在电话里向我描述的情况，我说，整条腿都麻痹了。医生大惊失色，说赶快送医院吧。我说，没别的办法吗？医生说只能去医院。

我于是拎着包向家里猛跑。

打开门的时候，他正坐在床边抱着自己的脚看来看去，我说你怎么样，他说现在好象好点了。

"那去不去医院呢？"

"去医院干吗？"

"诊所的医生说如果腿麻痹了就只能去医院。"

"可我现在好象好了，只有一个脚指头疼。"

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原本以为事情应该是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看见他脸色发青的躺在床上，脚拇指肿得像灯泡，我得背他下楼，来到街上，拦一辆车，火速赶往医院。可现在，甚至连他的脚指头也仅仅是比另一只脚略胖一圈而已。

也就是说，我的营救计划泡汤了。

他又说，好象总得涂点药膏什么的吧。但即使是药膏也提不起我的兴趣。小死还是坚持要把那根马蜂的刺拔出来。我给他拿了一个创可贴。他在自己的脚指头上摸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马蜂蛰在哪儿了。于是就到处都用创可贴粘了一下。但是刺没有被粘出来。我又给了他一张鼻贴，是粘鼻子上的黑头用的，他把脚指用鼻贴紧紧的包了一圈，又按了按，按鼻贴粘黑头时的使用方法，他也等待了五分钟，然后逆时针慢慢撕下来。但是那上面除了几根汗毛，什么也没有。他说，还是不行。我说，那鼻贴质量不好。

真的，这盒鼻贴我都没用很久了。

小死举起他的两只脚给我看，说右脚显然比左脚要肿一些。

后来，我下楼去打印一份东西，又经过那个诊所，我决定还是买点药膏什么的给他。但医生告诉我这里没有。接着她又想了想说，"我知道一个方法，就是用人奶。"她看我好象没听懂，又说了一遍，"就是用人的奶。"她用手在自己的乳房上比

了一个挤压的动作。出于礼貌我没有看她的乳房，只是看着她的眼睛。我点点头，说没有别的办法吗？她说我就知道这个了。旁边站着一直听我们说话的两个女人也说，被马蜂蛰用人奶最好。

这个医生又接着告诉我，"前面右边的那个巷子里就有好多带孩子的女人。"

我点点头，说谢谢。从诊所出来的时候我买了一支一次性注射器给我的钢笔，我的钢笔坏了，只能用注射器来灌墨水。

现在我面临一个难题。我不认识正在哺乳期的女人，自己马上去怀孕也太晚了。难道真要我去那个巷子里找一个女人要吗？就算我去了，那里也不会有一排一排的哺乳期女人等着我。

可我必须要找一个能给我乳汁的女人，或许她可能是个妇产科医生，她会向某个正在喂奶的母亲讨一点给我吗？我想她大概不会，她跟我非亲非故，她跟那位母亲也非亲非故。所以，即使妇产科有成吨的乳汁，我也要不过来。于是，我去了那个巷子。

天已经快要黑了，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在巷子里找到三个以上带着孩子的女人。这样我成功的机率就大些。在我走进这个巷子之前，我把这个过程想得极其惊险。我想，也许其中的某一个女人会打电话报警把我抓到精神病院去。哦，那是小安工作的地方，那里的墙壁发白，四处寂静无声。我或许会和一两个精神病患者围坐在一起打麻将。即使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我也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因为我打麻将实在是太差了。幸好，在精神病院打麻将是不能用钱的。

当然，事情肯定没有那么夸张，那些女人就是对我感到厌恶，也顶多不理我就是了。何况我也是女的，不存在变态的嫌疑吧。到这里，其实所有的念头都是一闪而过。

我一拐弯，就进了巷子。那里只有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和几个走路的人，跟别的许多巷子并没有不同。再说这么冷的天，谁会抱着孩子出来呢？如果她不抱着孩子，即使她正处哺乳期，我也认不出来。总不能向每一个路过的女人要吧。

我一直走到巷子的中间，都没看到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前面看来也不会有。因为天越来越黑了。我决定回家去吃饭。

但刚一转身我就看见从巷子口进来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人，因为光线昏暗，我只看清她是一个女的，而并不知道她是小孩的妈妈还是小孩的外婆或奶奶。于是我加快脚步向她走去。快走近的时候，我终于看清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我开始紧张起来，盯着她看。她也盯着我，直到我在她的婴儿车前面停下来。我看了一眼车里的小孩，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张小胖脸，正在熟睡。车旁边挂着一些菜，显然是刚买菜回来。

"对不起，请您帮个忙好吗？"我小声的问她。

她只是很警觉的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只好继续说下去，"恩–，"我必须把我的不好意思夸张十倍，以证明我没有恶意，我感觉到我的脸都红了，"是这样，我的男朋友被马蜂蛰了，医生说要用……恩，用人奶来治，所以，我–恩，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说到最后，我的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听不见了，只是很紧张的看着她的反应。我甚至期望着她不理我，推车走开，然后我就可以迅速跑掉。

但是这位伟大的母亲仔细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话，"

好吧，你到我家来。"

我乖乖的跟在她身后，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她也没有跟我说话，我感觉她肯定也不好意思。后来到了她家，她到另一间屋子去给我"准备"，我站在客厅。很快她出来，给了我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乳白色的液体。我接过来，脸又红了。她送我出门的时候在我背后小声的说，"被马蜂蛰了居然可以用这个来治。"我回头说，"恩，是啊是啊。"

出了门又走在巷子里，我感到无比轻松。那瓶人奶在我的手里热乎乎的，很怪异。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做胆结石手术，出院以后就带回两个瓶子，里面装着取出来的石头。我现在的感觉就跟那时看到那些石头一样。

不过小死怎么也不肯用这瓶热乎乎的闻起来味道还不错的人奶来洗脚。就算我骗他说这瓶人奶的主人特别漂亮，他也仅仅是迟疑了一下，仍然紧紧的抱着自己的脚，警惕的看着我。他说他宁愿被一百只像猪一样大的马蜂蛰死也不用这瓶人奶。这是原则问题。

我的计划又一次泡汤，这是除了营救计划外，今天我的第二次失败。所以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并且我发誓即使他被一百只像猪一样大的马蜂围攻，我也绝不会救他。

于是，此后的很多天，那瓶人奶就一直放在阳台上，后来就慢慢变了颜色，直到有一天它终于坏掉。人奶坏掉的这件事让我觉得无比沮丧。小死把它装进垃圾袋，在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

我本以为它应该得到比垃圾桶更好的待遇。

后来，我又在街上碰到了那个女人。这次她没有推婴儿

车，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我上前跟她打招呼说我男朋友的脚已经好了，谢谢她的帮忙。可她看了看我，就像不认识我似的走开了。

那天，小死告诉我，那瓶人奶，他还是半夜起床偷偷用了一点的。

玫瑰花

/六回

我的桌上放着一支玫瑰花，颜色是红的，看起来很新鲜，就象我一样，对它感到很新鲜。我终于拥有了一支玫瑰花，我可以以各个角度来看它，我还能摸它。它看起来很美丽，美丽的玫瑰花，晚上我要写写你。

我和我哥还有离吃完烧烤，我哥和离回家了，我也回家。在路上，我看见了很多花在灯光下，很多花一起放在一个桶里，桶里有一些水，其实这些我很多次路过的时候都看过，一般是在白天，街上的人很多，卖花摊前面也有些人。晚上，现在已经是快凌晨一点了，人很少，花摊前的灯显得很亮，一个老板坐在一张椅子上，花摊前就他一个人。我走近它，我忽然自然地走近它，我问老板多少钱一支，老板说五毛钱，五毛钱我现在还有，感觉还很便宜，我叫老板拿了现在在我面前的这

支花。我问老板这就是玫瑰花吗，这就是玫瑰花，我笑着问老板，老板好象也是笑着默认了一下。老板看着我手上拿着的这支玫瑰花，老板说把外面的那层弄掉就好看了，老板用手弄掉了外面的有点腐烂的花瓣。确实是好看了，在灯光下，我觉的挺红的，我拿在手上，我第一次拿着一支叫玫瑰花的在手上。我右手拿着一瓶黄色的鲜橙多，左手拿着一支花。我走在两个女孩的后面，她们刚才还在我路过的时候站着，在我买花的时候，她们走到我前面了，我跟在她们后面。那个戴眼镜的女孩把头往后看了看，肯定是看到了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一只手拿着一瓶黄色的鲜橙多，一只手拿着一支红红的玫瑰花，她回头后肯定是告诉了她旁边的女孩，由于我走路速度很快，我几步就走到她们旁边要超过去了，靠近我的女孩仔细看了看我，后来我听见她们在笑，还笑着说了些什么。

我拿着一支红红的玫瑰花要经过玉林串串香那，这个时候人还很多，他们在那灯光下看得很清楚，店前面的路也被照着很明亮，我感到有一种稍微的紧张，但还是感觉很有意思，有点高兴，我终于拿到一支玫瑰花了。我把自己的眼睛努力一直朝前看，有车灯照着，也朝那看，自然地经过那。

当我走在两个女孩后面的时候，我是很想把这支玫瑰花送给她们其中的一位，那个戴眼镜的看起来还不错，我就送个一她吧。小姐，这支花送给你。你为什么要给我啊，你干什么，我不认识你。她的回答可能让我很舒服，她接受或不接受，都不重要，就是送不送也不重要了，只要我想到了这点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当我走了很远，马上要到家的时候，我朝后看了看，看了很多遍，没有看见那两个女孩走过来，如果她们再次

出现，我肯定会过去，送花给她。

到了我住的地方，门口有两个女人坐着，还有一个女人在烧烤，坐着的两个大概是吃烧烤的，我没有想把花送给它们。我在刚才没看到两个女孩走过来，我就想还了，刚好喝完鲜橙多，它的瓶再灌点水，就可以插花了，我的房间里也就多了一支花。其实我还是想送人的，我想把花送给替我开门的女人，昨天晚上我回到家大概将近凌晨两点了，我喊了几声，那个开门的女人起来帮我开了门，我给她一块钱，晚上我想再送一支花给她。但今天开门刚好就变成一个男的了，他大概是那个女的丈夫，我没想把花送该给他，我就打算放在房间里了。我现在忽然想到，我要把这支花送给以后来我房间的一个女孩，不管这支花怎么样了，变得很难看也好，我一定要送给她。

SC

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她失恋了

/小虚

罗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街上看两个老太婆吵架。这两个老太婆是邻居。通过我站在一边长时间的观察，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老太婆甲认为，老太婆乙偷了她家的一只鸡，理由是她家的一只鸡不见了，而今天中午刚好看到老太婆乙家在炖鸡。老太婆乙却坚持认为今天中午她家炖的那只鸡是她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为了这只鸡，她们越吵越厉害，均做出要与对方拼命的架势，后来有人提议，让老太婆乙找出那个今天卖鸡给她的人作证。可现在市场早已经关门了，上哪找那个人去？想到这里，老太婆乙竟一屁股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仿佛受了莫大的冤屈。围观的人看到老太婆乙哭了，便纷纷上前对老太婆乙进行安慰，这样一来，反倒是老太婆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发呆，像是一个跟此事完全无关的局外人。看到这里，我觉得有些无聊，准备继续朝前走，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是罗娟打来的，她说想找我聊聊。

放下电话后，我觉得有些奇怪，罗娟找我有什么好聊的呢？说实话，我跟她并不熟，在此之前，我跟她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一家迪厅里，那家迪厅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是一个人去的，这个城市并没有多少我认识的人，所以每当到了晚上的时候我通常会感到无聊之极，偶尔去一次迪厅打发时间似乎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迪厅里，我并不喜欢跳舞，尽管我自认为跳得很好，这一点可以从在我跳舞时有很多女的围

着我看从而得到证明，但我还是不喜欢跳舞，在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的是站在某个角落观察迪厅里面的一些人做的一些事，比如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他看起来应该比较有钱，因为比较有钱的人通常都是一些矮胖的中年人，他注意一个女的已经很久了，他一直盯着她看，眼睛里充满着欲望，那个女的就站在他附近跳舞，后来，他走过去，跟她说什么话，我听不清楚，再后来，他们就坐在了一起，喝酒，笑着聊天，就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再到后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马上又重新开始观察另外的一些人，这样的小场景实在太多了，我对此乐此不疲。话扯远了，还是继续回到罗娟身上。

我就是在那家迪厅认识罗娟的，我说过了。我正站在某个角落里看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女孩跳舞，后来我感到有些口渴了，但我显然没有钱去买一杯解渴的饮料或者啤酒什么的，所以我只好在那里继续口渴下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点上一根烟。这时候一个女孩走过来，说要请我喝酒，这个女孩就是罗娟，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没有马上问她的名字，我只是为一个女孩居然要请我喝酒这件事而感到惊诧不已，并伴随着少许的激动，因为在我无数次的泡迪厅经历中，从来没有哪个女的请过我喝酒，就是连请我抽根烟的发生机率也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我会对这种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产生应有的警觉，我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后来我才知道叫罗娟的女孩，说实话，她除了外表长得相当一般之外，看起来一切正常，并不像是脑子有问题的人。然后我又摸了摸口袋，口袋里除了半包红梅烟，一个打火机和一个

破旧不堪的电话本外，什么都没有，其实也就是说，我没有钱，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她请我喝酒是另有目的的话，那不外乎就是骗钱，而我现在身无分文，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来拒绝一个虽然长得不漂亮但也算不上丑的女孩请我喝酒呢？于是我答应了她的请求。我和她坐在吧台上，一人要了一瓶啤酒开始喝了起来，我一口气就将啤酒喝了大半瓶，然后我又要了一瓶。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说话。到后来，她大概是有些忍受不了我的沉默了，在我低下头点上一根烟的时候，她问我，一个人啊，我说是，她又说，我也是一个人，我说哦。我漫不经心的回答显然让她感到失望，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请你喝酒吗？妈的，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想，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典型的白痴式的提问，但我还是以同样白痴的方式回答了她的提问，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一个人来玩，寂寞呀，笨蛋。哦，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正偏着脑袋看刚才那个黄毛女孩站在舞池里疯狂地摇头，一边又问了她一句，她说，有呀，我男朋友对我特好，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好了三年了，是他先追我的，那个时候我和他在一个学校，他又是写情书又是送花的，我当时理都不想理他，可他就是死缠烂打，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我去哪他就去哪……那你上女厕所他也跟着上女厕所吗？这句话我没问她，事实上我对她的谈话内容根本就毫无兴趣，我只想看舞池里的那个黄毛女孩摇头，那个黄毛女孩越摇越厉害了，根据我不太精确的估计，从我注意到她到现在，她摇头的动作大概已经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这不得不让我怀疑她的脑袋

是一个永动机，做着永不休止的摇头运动，但初中的物理知识早就告诉了我，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永动机这种东西的，当然，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她的脑袋是不是一个永动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喜欢她的屁股而已，那个黄毛女孩摇头的时候，屁股翘得很高，让我觉得真是性感极了，有好几次，我都有冲上去捏一把的冲动，但我还是没有去捏，如果我去捏了，轻一点的后果是那个黄毛女孩扇我一耳光，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几个跟黄毛女孩一起的男的把我按在地上暴打一顿，我一个人，势单力薄，只有乖乖挨打的份，我显然没有愚蠢到因为想去捏一个女孩的屁股而招至一顿暴打的程度，所以我还是只有坐在那里，静静地看那个黄毛女孩摇头。

罗娟还在说，她说，你知道吗，现在经贸大学有个男的追我，他他妈的有女朋友的，也追我，我问他，你到底爱你的女朋友多些，还是爱我多些，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爱我多些，哈哈。我又问他，你爱你的女朋友和爱我各占百分之几呀，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爱我百分之八九十，爱他的那个女朋友百分之十都不到，哈哈，我觉得他女朋友也太可怜了。但我还是没答应他，因为我是有男朋友的……那你男朋友今天怎么不来陪你？我对眼前这个请我喝酒的叫罗娟的女孩长时间的喋喋不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我问她。哎呀，他呀，工作特忙，很少有时间陪我，我就只有一个人来玩喽。我哦了一声，又喝了一口酒，这时候罗娟已经明显显出了一些醉意，她的身体正在逐渐向我靠过来，这无疑是个极好的机会，虽然她的样子一般了点，但我同样不愿意放过，对我来说，所有的女人把衣服脱光

了后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打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我是一个饥饿中的乞丐，那么她的乳房就像是一块面包，这个比喻可能太土了点，不过的确是这样的，面包的味道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是面包就够了。我一把抓住了她的乳房，透过她穿的黑色毛衣我能感觉到她的乳房很大，但显得有些松软。她躺在我的怀里。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对情侣一样。

可是后来我为什么又突然对她有些厌恶起来了呢，可能是我喝多了的原因，我已经喝了好几瓶啤酒了，我只要一喝多就这样，对很多事情都会突然丧失兴趣，仿佛已经透过事物的表面而看到了其中无聊的本质。我对罗娟说，我要回家睡觉了，这个是我的电话，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把一张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了她。

她今天怎么又突然打电话给我了呢？我站在街上，百思不得其解，我本来以为她再也不会找我了的，给她留电话不过是一种敷衍罢了，我和她根本就是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才发现刚才那两个老太婆好象已经结束吵架了，围观的人正在逐渐散开，我不知道关于那只鸡的问题到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本来想随便拉一个刚才围观的人问问，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无聊的举动，跟观看那两个老太婆吵架同样的无聊，所以我就没去问。我一边走一边在想着刚才那个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罗娟找我有什么好聊的呢？以至于因为思维过于集中而没有注意到脚下的一块石头，我重重地摔了一跤。当我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额头

已经被石头锋利的棱角刮破了很大一块，一些血流了出来。原先看那两个老太婆吵架的人本来正在逐渐散去，这下他们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他们很快将我围了起来，围成一圈，但却没有一个人帮我叫出租车送医院什么的，他们大多只是在议论我的运气怎么怎么不好，那么大的一块石头，怎么会看不见呢？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因为在想一个问题而导致摔跤的，我当然更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因为在想罗娟为什么打电话给我而导致摔跤的，当然，我不排除那些围观我的人里有认识罗娟的，比如她的那个工作很忙的男朋友和那个经贸大学的追求者，但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有，也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们肯定也不会因为我们对罗娟的共同认识而送我去医院。到最后还是我自己招手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医院，我上车的时候血流满面。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我通过反光镜看到那些围观的人群还在刚才我摔倒的地方聚集着，迟迟没有散去。

后来，我在一家麦当劳门口见到了罗娟，这是她约的地点，因为这次又是她请，所以我当然不好意思对此表示反对，事实上我非常讨厌吃麦当劳或者肯德鸡一类的西餐。我的头上缠着一层厚厚的纱布。我看见罗娟的时候，她正从马路对面向这边跑过来，她说刚才在堵车，为了保持她做事一贯守时的作风，她是从离这家麦当劳大概三站地的地方靠两条腿跑过来的。我和她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后，她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她请我吃饭的目的，她说她昨天失恋了，她跟她那个恋爱了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为此她感到非常伤心，想找一个人倾述。显

然，她找上了我，她之所以找上我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除了知道她的名字叫罗娟外，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当然也不认识任何一个认识她或者是她认识的人，这一点大概让她感到非常放心。我想是这样的。

我男朋友本来对我特好，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好了三年了，而且是他先追我的，那个时候我和他在一个学校，他又是写情书又是送花的，我理都不想理他，可他就是死缠烂打，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我去哪他就去哪……她开始说了，这个开头跟她在迪厅里给我说的那些话的开头一模一样。我坐在她对面，专心地喝着可乐，我只要了一杯可乐，因为我说过了，我非常讨厌吃麦当劳或者肯德鸡一类的西餐，但我喜欢喝这里的可乐，这里的可乐是盛在一个大杯子里的，可乐的表面还浮着几个碎冰块，让我喝起来感到非常舒服。

她在继续说下去，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做好认真听她讲完她的这个不知道跟多少人重复了多少次的恋爱故事的打算，在她说出她这次找我的目的的那一瞬间，我甚至马上就想站起来走掉了，我是看在这一杯可乐的份上，才最终坐下来的。我还想，哪怕是一个疯子坐在我对面，只要他请我喝一杯可乐，我一样会坐下来，反正我也无聊，不仅仅是现在，在我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会感到非常无聊，很多次我无聊得都差点想去自杀了。我是多么的无聊啊，坐在一家麦当劳听一个女孩给我讲她失恋的故事。刚开始时，我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条宽阔的马路，有一些汽车在马路上奔驰着，还有一些

人，从窗前走过，其中一些还会侧过头来看一看麦当劳，至于他们看到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我当然无从知道，也没有这个必要需要知道，他们不过跟罗娟一样，同样是跟我毫无关系的人。后来，我又开始注意到我的邻座坐着的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一对情侣，我作出这个判断的根据是他们连吃东西的时候都手拉着手，显示出很亲热的样子。他们吃的是汉堡，和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乱七八糟的西餐之类的玩意，他们手拉着手，男的的右手拉着女的的左手，很显然，男的是用左手吃东西，女的是用右手吃东西，但我总感觉那个男的吃东西的样子非常别扭，也非常滑稽。在他低着头吃汉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一块奶油沾到鼻子上了，他赶紧挣脱被那个女的的左手紧紧握住的右手，把鼻子上的那块奶油擦掉，他用右手擦奶油的动作跟他用左手吃汉堡的动作同样滑稽，让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越笑越厉害，我简直快要笑晕过去了。你笑什么？罗娟问我，看样子她有点生气了，刚才她一直在说个不停，而没有看到那一幕滑稽的场面，她肯定以为我是在笑她。我说，我没笑什么。你刚才明明在笑，她紧追不舍。我就是想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说。这下，她更来劲了，她说，你怎么会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笑，我说，我就是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拉屎一样，我想拉的时候就拉了，我想笑的时候也当然就笑了。她对我的回答十分不满意，一副气冲冲的样子，但她显然不能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跟我讨论我为什么要笑这个话题上来，她必须要把她的失恋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你知道的，本来经贸大学有个男的追我，他他妈的有女朋友的，也追我，我问他，你到底爱你的女朋友多些，还是爱我多些，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爱我多些，哈哈。我又问他，你爱你的女朋友和爱我各占百分之几呀，你猜他怎么说，他说，爱我百分之八九十，爱他的那个女朋友百分之十都不到，哈哈，我觉得他女朋友也太可怜了。但我还是没答应他，因为我当时是有男朋友的……这时，我看到邻座坐着的那一男一女已经站起来了，正朝门口走去，看样子他们刚才好象闹了一点不愉快，那个女的阴沉着脸，走在前面，那个男的乖乖地跟在她后面，他们的手已经没有拉在一起了。

你为什么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了？我问罗娟。

这个……唉，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说，这个……这个……

如果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不，不，我要说，我今天找你就是想跟你说这个的……唉，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我男朋友本来对我特好，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好了三年了，而且是他先追我的，那个时候我和他在一个学校，他又是写情书又是送花的，我理都不想理他，可他就是死缠烂打，还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我去哪他就去哪……你他妈有完没完呀！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从麦当劳的椅子上站起来，我的手上拿着那只装着大约还剩一半可乐的杯子，我的手在空中停了大约二十秒钟，然后将剩下的可

乐一口喝了下去。我放下杯子，快步走出麦当劳，重新回到了大街上。经过门口的时候，我看见有几个小孩站在那里，身上脏兮兮的，流着鼻涕，手里抱着一捆因为蒙上了一层灰尘而已经显得有些陈旧的玫瑰花，他们一看见我从麦当劳里出去，便哗地将我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小孩还拉着我问，先生，要买花吗？

后记

东风吹，战鼓擂，新一代的诗人谁怕谁？

估计什么也不怕，怕舆论，怕诗写的比自己好的，怕那些不懂诗的非要跟自己谈诗。

好久不谈诗。

诗这东西，没法谈，很多诗人是固执的。诗人这种人，肯定是固执己见的，要写好诗，就必定是其有自己独特个性、不易受人影响的人，若是表面孤高骄傲、而实际却是花言巧语、偷机取巧的人，又怎么能写出独特的诗来？

而现在大多数人不懂诗。

而这些不懂诗的人却常常自以为是，并以借谈诗说服别人的诗观为乐。这种人，哪里都有，榕树下多一些。

遇到这种人，我首先会明确说明：不谈诗。

因为若要谈，认真起来，我可能会骂他祖宗三代了。

《80后诗选二》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出来，不是因为我懒，实在是我意识到在理想和现实之前有太多的距离。

不夸张地说：为了这本诗集，我买了台新电脑。

以前我重思想，轻硬件，现在我意识到我错了。

要想真正做些什么，必须要和现实挂上钩。我离我热血沸腾的诗江湖时代已经很远了，远得我几乎都想不起来那种心中的感觉了。曾经的诗

友也有些不常联系，这本书让来替我来做个证明：证明我心没走。

感谢此书的排版设计：拾穗人。

感谢张小波帮忙印刷。

不感谢我的朋友和本书的另外两位编辑：果酱、小虚，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拥抱。

春树
2003，11，14
北京万寿路

sh.netsh.com/bbs/25445　　春树下论坛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友也有些不常联系，这本书让来替我来要个证明，证明我心没走。

感谢此书的排版设计，给整人。

感谢张小波精心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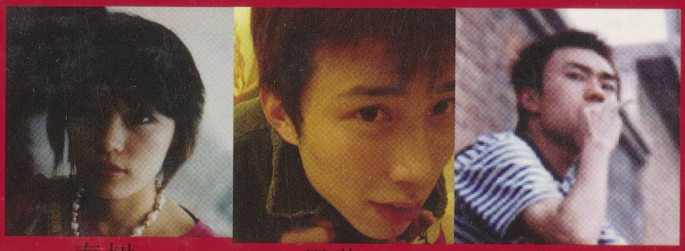
不感谢我的朋友和本书的男外两位编辑，柔骨、小虎，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挑拍。

春树
2003，11，14
北京万寿路

sh.netsh.com/bbs/25445 春树下论坛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你们，在路上，
新鲜的腐败，在枝头，
活总比死精彩！



春树　　果酱　　小虚

SC